

王叔岷著作集

中華書局

慕廬論學集

一

王叔岷
撰



王叔岷著作集

慕廬論學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慕廬論學集. 1/王叔岷撰. —北京:中華書局, 2007. 10

(王叔岷著作集)

ISBN 978 - 7 - 101 - 05686 - 0

I . 慕… II . 王… III . 社會科學 - 文集 IV . 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74248 號

《慕廬演講稿》原由藝文印書館出版,現授權中華書局印行大陸版。

圖字:01 - 2007 - 2945 號

《慕廬雜著》原由華正書局出版,現授權中華書局印行大陸版。

圖字:01 - 2007 - 2726 號

責任編輯:王 芳

王叔岷著作集

慕廬論學集(一)

王叔岷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00 × 1000 毫米 1/16 · 47½ 印張 · 450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3000 冊 定價:12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5686 - 0

數字化
PDF

王叔岷著作集出版說明

王叔岷先生，號慕廬，一九一四年生，四川簡陽人。幼習詩書，及長，喜讀莊子、史記、陶淵明集，兼習古琴。一九三五年，就讀於四川大學中文系，一九四一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傅斯年、湯用彤先生。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四九年後，出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一九六三年後，先後任教於新加坡大學、臺灣大學、馬來西亞大學、新加坡南洋大學等校。一九八四年，自中研院史語所及臺灣大學中文系退休，仍擔任史語所兼任研究員及中國文哲所籌備處諮詢委員。

王叔岷先生治學，由斟讎入義理，兼好詞章，尤精研先秦諸子，遍校先秦漢晉群籍，撰有專書近三十種，論文二百餘篇，是海內外廣受推崇的斟讎名家。限於各種條件，王叔岷先生的著作在大陸已難於覓得。為滿足學術界研究之急需，承蒙王叔岷先生及其女公子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王國璽教授慨允，並得到中研院史語所、中國文哲所及華正書局、藝文印書館、大安出版社、世界書局等機構的大力支持，將王叔岷先生此前出版的重要學術成果授權中華書局以著作集的形式整體推出。在此，謹向王

叔岷先生、王國瓊教授及上述各機構，表示誠摯的謝意。

王叔岷著作集所選擇使用的版本，根據初版日期，依次如左：

諸子斲證，世界書局，一九六四年四月初版。

斲讎學（補訂本），史語所專刊之三十七，一九五九年八月初版，一九九五年六月修訂一版。

劉子集證，史語所專刊之四十四，一九六一年八月初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再版。

陶淵明詩箋證稿，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一月初版。

世說新語補正，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文心雕龍綴補，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顏氏家訓斲注，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莊學管窺，藝文印書館，一九七八年三月初版。

慕廬演講稿，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初版。

史記斲證（全十冊），史語所專刊之七十八，一九八三年十月初版。

校讎學別錄，華正書局，一九八七年五月初版。

莊子校詮（全三冊），史語所專刊之八十八，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版，一九九四年二月再版。

慕廬雜著，華正書局，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版。

古籍虛字廣義，華正書局，一九九〇年四月初版。

先秦道法思想講稿，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二，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版。

鍾嶸詩品箋證稿，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一，一九九四年三月初版。

列仙傳校箋，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七，一九九五年四月初版。

左傳考校，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十四，一九九八年四月初版。

慕廬雜稿，大安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二月初版。

共計十九種三十冊。自一九六四年諸子斟證出版，至二〇〇一年慕廬雜稿問世，時隔近四十年，各書體例不一，標點各異，本次結集，除王叔岷先生親筆校改之處，明顯因排版導致的衍、誤、錯字及紀年、標綫不清之處，予以必要的改正外，其餘基本保持原貌。

爲便於讀者使用，在徵得王叔岷先生同意後，將慕廬雜著、慕廬演講稿、慕廬雜稿、世說新語補正、文心雕龍綴補、顏氏家訓斟注彙編成慕廬論學集、油印本呂氏春秋校補亦予以收錄，彙編後的慕廬論學集擬分二冊。

另外，原莊子校詮的附錄部分、諸子斟證附錄淮南子與莊子、先秦道法思想講稿附錄黃老考，歸入莊學管窺；劉子集證原版以雙行夾注排版，爲便於閱讀，改爲單行，標點按通行規範重新標加，不加專名綫。華正書局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曾出版王叔岷先生的回憶錄慕廬憶往，此次不

收入著作集中，將單行出版。原慕廬雜稿所收傅斯年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恭述所憶、整理先君耀卿公遺稿記及其附錄王國瓊教授所撰淡泊名利之外，謹守規矩之中——我的父親王叔岷等三篇文章亦歸入慕廬憶往。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七年三月

目錄

慕廬演講稿

小引	三
說「悠然見南山」	五
談「池塘生春草」	一七
論「荒塗橫古今」	三
校書的甘苦	卅
古書中的校勘訓詁問題	六
中國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	九
談「好讀書不求甚解」	九
培養實事求是的學風	九

慕廬雜著

尚書斟證	一〇五
論語斟理	一四七
論語「傷人乎不問馬」新解	一九
孟子斟理	二〇五
老子賸義	二二九
羣書治要節本慎子義證	三一
論司馬遷述慎到、申不害及韓非之學	三七
論今本列子	三七
劉子集證補錄	三七

劉子集證續補……………三五

書文中子中說後……………四九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并序箋證……………五〇七

論陶潛的閑情賦及林逋的惜別詞……………五七

鍾嶸詩品疏證……………五元

右稿十四篇，未依撰寫時間排列。其中發表

最早者為「書文中子中說後」(一九四六年九月說

文報)，最晚者為「羣書治要節本慎子義證」(一九

八三年十二月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三十二

期)。計先後撰寫歲月，忽忽近四十年矣。諸作

之中，殊乏佳構，譬彼雞肋，棄之可惜，集而存之，

聊以備不虞之散失耳。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四日丙寅八月十一日叔

岷識。

慕廬雜稿

論莊子所了解之孔子……………五九

論司馬遷所了解之老子……………五一

老子通論……………五九

論莊子之齊物觀……………六九

《申子·大體篇》義證……………六三

論戰國法家三派兼論三派與儒家之關係……………四一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箋證……………六九

陶淵明《感士不遇賦并序》箋證……………六九

陶淵明《與子儼等疏》箋證……………六九

陶淵明《讀史述九章》箋證……………七一

陶淵明《扇上畫贊》箋證……………七九

談校書……………七九

慕
廬
演
講
稿

小 引

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我應聘到新加坡大學，留在中文系講學兩年，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現在，又相繼在馬來亞大學漢學系及南洋大學中文系教書。今年四月間曾經回臺北臺灣大學訪問。這十多年來，大學校方或社會方面各學術團體，常常邀我作專題演講，可惜講稿隨講隨棄。現在手邊僅存八篇，內容與文學、樸學並有關，兼涉及讀書態度、培養學風問題。朋友、學生們都喜歡參考引用。因此我把這八篇講稿彙集付印，留作紀念。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己未歲六月十二日，於新加坡南洋大學慕廬四餘齋。

說「悠然見南山」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應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之邀，於下午七時正，在文學院第一講堂演講紀實。

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之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一、引言

中國的舊詩，如果用一根樹來作比喻，那麼，周、秦時代的詩經，可以說是根柢；漢、魏時代的詩，尤其是五言詩，可以說是枝幹；齊、梁時代的詩，尤其是六句或四句的五言小詩，非常美，可以說是花和葉；到了唐朝，是詩的最成熟時代，可以說是果實。以後的詩，就沒有超過唐代的了。

漢、魏以前的詩，是渾然一體的。要整首看，才覺得好。譬如看一樹楊柳，要整體看。如果折一枝來看，反而覺得難看；齊、梁時代的詩，要一句一句的看，譬如一樹桃花，折一枝來看，更覺得可愛；唐朝的詩，進步到可以一字一字的看。譬如精金美玉，一塊一塊的欣賞，更覺得可貴。

陶淵明先生，生在晉、宋之際（三六五—四二七），他的詩，大體說，是不為時代風氣所限的。整首看也好，一句一句看也好，有時一字一字的看也好。甚至於一個字關係到整首詩境界的高下，更關係到陶淵明先生為人境界的高下，就如「悠然見南山」這句詩的一個見字。

二、「見」作「望」的優劣問題

我們引用「悠然見南山」這句詩，見字都不成問題。可是，比較早期的傳本，見字卻作望字，是作

「悠然望南山。」譬如昭明文選和唐初歐陽詢的藝文類聚卷六十五收錄這首詩，見字都作望。因此引起後人對作見、作望的優劣問題。就如蘇東坡題淵明飲酒詩後，他就取見字而不取望字。他說見字的好處：

采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

無意望山，適舉首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遠。

這樣解釋見字，很好。但，所謂「悠然忘情」，不如作「悠然自得」更好。他又說作望字：

一篇神氣索然。

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山，無餘蘊矣。

就不免太過。因為用望字，也不會那麼壞。只是跟上下詩句的意境不相稱而已。我認為，用見字，極自然。用望字，便執著。這是用字的精粗問題。蘇東坡又說用見字的好處：

未可於文字精粗求之。

這句話也有問題，說得過於玄妙了！因為用見字，顯得精；用望字，顯得粗。這正是用字的精粗問題。

自宋以來的陶詩傳本，「悠然見南山」，「見字都沒有作望的，可能是受了蘇東坡批評的影響。自從蘇東坡提出作見、作望優劣的批評，後人同聲相應的很多。至於把見字的好處，提出一種新的見解，要算近代偉大的樸學家兼文學家王國維先生。他的人間詞話有一段：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中略。）有我之境也。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中略。)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

王國維先生評論詩詞，提出有我、無我的境界問題，非常好，非常新鮮！他所舉馮延巳的鵲踏枝兩句詞：「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我們想，在雨橫風狂的暮春時節，落花紛飛，令人感傷流淚！這兩句詞，不僅是有我之境，並且我的色彩很重。至於陶淵明先生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兩句詩，王國維先生說是無我之境。所謂無我，是受莊子的影響。戰國時代最偉大的哲人莊周，他論最高的修養，屢次提到無己、忘己、喪我的問題，即是忘我、無我的問題。無我，所以能隨事而應，隨景而應。譬如一面明鏡，一池清水，有甚麼，應甚麼，卻無意想應甚麼。「悠然見南山」，用一個見字，正是隨景而應，無絲毫用意於其間，即是沒有絲毫執著的痕跡。王國維先生舉馮延巳的詞句和陶淵明的詩句，來分別有我、無我的境界，界限很清楚。但，畢竟還是兩家的作品，還不夠簡單。我認爲「悠然見南山」這句詩，所以爲無我之境，就在一個見字。若作「望南山」，便著上我的色彩，便是有我之境了。用本句詩作見或作望兩個字，來分別無我、有我之境，既簡單，又明瞭，境界的深淺高下，非常清楚。

蘇東坡又說：

作望，非淵明意。

但是，昭明文選已經作望，作望的傳本反而較早。我懷疑作望，可能是陶淵明的初稿。作見，是淵明